公羊春秋經傳通義

春秋公羊經傳昭公第十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音義）齊惡二家經並如是今公羊本作石惡石惡前已奔晉此必誤也釋文未言左穀有異且本疏亦作齊字故定從之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解詁曰據八年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解詁曰難八年事

言將自是弑君也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致哀公自縊故云爾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據貶必於其重者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故特著其爲同母弟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目言春秋者亦一經之通例若招殺世子商臣弑父皆所謂不待貶絕者也其貶絕然後罪惡見者有二類一者義隱若楚莊王晉郤缺之屬一者事隱若夫人氏仲遂之屬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解詁曰據棄疾不豫貶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瑗公子過而招幸免于戮其殺世子之罪已見亾陳

之爲罪首尚未見故春秋甚惡招重於此貶著之也

三月取運

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本內邑久叛屬莒今復取之不言伐莒者諱伐喪也月者錄責之起諱意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鍼有寵于桓公景公忌之使出仕于晉方責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加奔文故特以名見此與莒慶爲譏逆女特書同例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

晉荀吳率師敗狄于大原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古文春秋經作大鹵公羊師以今說讀之爲大原故弟子難之地物從中國解詁曰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教殊俗也邑人名從主人解詁曰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謹案此言大鹵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原之言遠也隰之言濕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

莒去疾者當國辭入者篡辭展之罪重矣而去疾不免爲篡者著去疾之不正也謂之莒展者猶陳佗之例也踰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稱爲弑其君絕之也既絕之則展罪已顯故於其弑也從莒無大夫常文啖趙之徒自不守踰年稱公之法誤以曹羈莒展與鄭忽比類反疑經無惡展之文而斥左氏記莒事爲失實其妄至此

有罪不月者不成之爲君故亦不得用諸侯葬例矣

叔弓率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解詁曰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與莒爲竟則曷爲率師而往畏莒也

葬邾婁悼公所見之世邾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韓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卒矣春秋不言弒者爲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弒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弒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畧其實沒其文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微乎旨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 解詁曰辟內難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解詁曰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

謹案昭公之篇屢言至河乃復蓋皆季氏爲之使公不得志于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壹以爲晉人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詞耳是行經書于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卽史官欲飾成公復爲晉辭弔喪故移公行期以就少姜卒之月日耶

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唯畏齊晉大國聞有使卿行者屬襄公之喪滕君親來雖爲失禮然無施不報今亦加禮特使卿會其葬善得輕重之宜月者順內恩錄之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解詁曰爲季氏

北燕伯款出奔齊 解詁曰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解詁曰爲季氏（音義）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誤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徐稱子又不外淮夷者皆以非中國主會無所殊也

楚子執徐子二家經皆曰楚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解詁曰故繫之齊

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解詁曰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已絶於齊在魯不復為大夫賤故不復錄之

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防既非齊地不得與圍宋彭城同例

故貶言伐失而已

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解詁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董仲舒曰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與專封晉文不與致王而朝楚莊不與專殺而討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

遂滅厲

伐執例不月七月爲此滅出也〔音義〕厲疏云有作賴字者按古文厲賴通論語厲己鄭讀爲賴漢武帝紀祖厲河李斐曰音嗟賴是也此厲卽僖十五年齊所伐者左氏經於彼作厲於此作賴爲者異耳又桓十三年傳有賴人杜預云賴國在義陽隨縣僖十五年下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明厲與賴爲一水經注溠水篇曰厲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

九月取鄆

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內諱滅國辭難日入易日取月者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彼承伐文載是國明此爲上有莒人滅鄆嫌實取莒邑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者各有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弱公室之事然當時必以復古爲名春秋就以善復古書之者內辭也隱惡而揚善臣子之道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解詁曰据上言作三軍等問不言軍云卿者上師解言三卿因以爲難五亦有中三亦有中解詁曰此乃解

上作三軍將意作將盆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據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盆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本據上言作三難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盆中故下言舍中爲其將復據下中難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謹案月者重錄之作舍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云然者經舍兩義則舉其重者釋之其言及防茲來奔何解詁曰據漆閭丘不言及不以私邑累公邑也解詁曰公

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鼎火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絶之劉敞曰私邑者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率師敗莒師于濆泉

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傳釋其地有涌泉故以泉名耳何氏謂當戰而涌甚謬

秦伯卒

何以不名 至此始發難者據所見之世錄小國 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 解詁曰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謂案秦居西陲雜犬戎之習非實夷國也用或俗闕 其名何 解詁曰據秦伯罃稱名 嫡得之也 解詁曰獨罃稱以嫡得立

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何以稱人徐人越云則不辭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解詁曰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畧責之見其義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遠頗率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例曰暨不得已也左傳亦曰齊求之也解詁曰時魯方結昏于吳外慕彊楚故不汲汲于齊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謹案左氏許惠卿說此為燕與齊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舍如齊莅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情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篇衛人侵狄狄衛人及狄盟較之彼間無他事而重舉衛此伐在隔年而不重舉北燕其非燕齊平審矣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莅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日食于敵訾降婁之交左傳士文伯說魯衛惡之衛大魯小應在其君卿之喪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如楚危月出致同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解詁曰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為亂故危錄之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變其曰陳者世子繫君言其則可繫招言其則不可言其公子則可言其世子則不可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招所使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招所立也

秋蒐于紅

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不去大夫者非討賊之辭也蓋過實不與弒而招歸罪焉

若魯翬討寪氏之比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瑗葬陳哀公解詁曰日者疾詐諼滅人也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諼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劉敞曰此楚子也其稱師何貶曷爲貶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于伯稱人則疑于討滅重矣故壹見之於師也謹案孔瑗不言大夫討賊之辭也蓋指所使殺偃師者若成濟之比承上滅陳文已明復事事繫陳者深存陳之意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撿左傳時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同如陳經唯書內大夫者離至也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火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解詁曰据災異爲有國者戒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

之賊葬入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解詁曰月者閔之畀人招也孔瑗弒君賊也徐彦曰悕謂悲也姚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也滅國多矣曷爲獨悲陳而存之以楚託於名義若義當滅陳世無敢議楚畀者若是陳將竟滅矣而幸而復存是可悲矣是以春秋於其未復而亟存之也廣森謂陳已滅則春秋雖欲存之他無可記故因天火而録之不用外災常例矣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欒施來奔左氏經曰齊欒施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貜率師伐莒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解詁曰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諱案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修春秋文如是君子修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月若移冬于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爲諱也沒其文而不沒其實必有所託以見端云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子虔何以名解詁曰据誘戎曼子不名謹案虔即元年經公子圍也本共王審之子康王昭之弟篡立後更名虔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左傳曰楚子伏

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解詁曰蔡侯般弒父而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解詁曰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地者起以好會誘之董仲舒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已別矣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義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

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春秋刺人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詭于上而非僻之行則于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音義）攄惡而討不義讀當於討字絕之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范武子曰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備安不忘危廣森謂古者戰勝以喪禮處之蒐非同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厲衆比時有喪重致衆罷遣故君子緣人情不譏也

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解詁曰歸氏胡女謹案齊歸子野母敬歸之娣何氏以爲襄公媵夫人非也疏因附會其初至不書者蓋爲世子時娶之據左傳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

生公羊雖無明文然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則襄公之幼可知假令其娶定在卽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解詁曰据陳子也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解詁曰靈公卽般也不君靈公坐弑父誅不得爲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誘討嫌有不當絕故正之云爾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解詁曰据惡惡止其身誅君之子不立解詁曰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弑父誅當以誅君論之謹案此亦春秋託王法也昔周公誅管叔而宥蔡叔厥後蔡仲紹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絕其世復稱世子者嘗辭君薨稱子某今不稱子某卽是絕之若併去世子無以知是嫡與否不與立之義反不見也劉敞橫議此傳義與文反而以鄭世子忽爲

雖彼未知伯在喪稱名卽與侯在喪稱子同理既書鄭忽于前不嫌不當立矣春秋美惡不嫌可以同辭必欲强相援比又可謂蔡世子般亦與使有蔡之文乎

非怒也無繼也

徐彥曰非由惡其父遷怒其子孫但由靈公大逆理無繼嗣

惡乎用之用之防也

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意時有所築隄善崩潰殺人毒之解詁曰日者疾讒滅人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

解詁曰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按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謹案此當爲納北燕公子陽生于某地自生以下字並滅爾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

解詁曰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

不如何寧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也春秋之信史也

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解詁曰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

其詞則口先聖諱有罪焉爾詞有褒與貶絕假天子之事故謙以爲罪也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不日者整無罪也整與公謀去季氏從公如晉晉人拒公整惶懼出奔公之復季氏爲之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解詁曰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强令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謹案鮮虞姬姓之國見于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姿也後改國名中山左氏哀三年傳有求援于中山者卽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爲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爲周之分子無疑耳晉爲諸夏盟主楚爲覆姬宗坐視不救又效楚之尤亦加兵于同姓故稱國狄之春秋特於此責晉之甚者初楚入爲中之會請諸侯于晉晉弗敢競楚由是大得志于中國放乎滅陳蔡者晉君臣爲之也蘇轍曰楚滅陳

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非也能伐鮮虞而
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率師圍費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蓋季氏之臣有南蒯者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此弒其君其言歸何解詁曰据齊陽生入惡不言歸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解詁曰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弒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加弒責之爾不日

者惡靈王無道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

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音義）弒二家經作殺若然則比專得弒君之罪而棄疾反類於討賊之人矣不亦頗乎此條及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于左穀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解詁曰据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其意不當也解詁曰据上傳知其意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卷縊而比出比歸而虔縊比自謂於虔無一日君臣之誼然而君子惡比受棄疾之君已而樂成其弒也故歸弒於比以爲後世大防比不立而殺虔謂之討賊比立而殺虔是弒而已矣高閔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弒者乃比也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置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弒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

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

氏以弒何難不言楚人又不言殺公子比意言將自是爲君也解詁曰故使與弒君而立者同文也棄疾卽楚子居也謹案棄疾奉比爲王而己爲之司馬比雖不成君棄疾固君之矣故經曰弒公子比旣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弒之實春秋一言而權衡各當如此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晉人辭公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

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時實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之亂而飾爲己功君子恥之故以不與者爲無恥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解詁曰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謹案吳世子偃師之子廬世子有之子也有子不絕者罰弗及嗣猶殺朔之子無絕之義也名者皆始立國文無所承也傳言不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之與彭城慶封傳文同自明或因上言諸侯遂亂反陳蔡而疑爲平邱會上諸侯者非傳及何氏之意然反復經文陳蔡之爲受封于楚實無迹可尋蓋邢衛緣陵雖犯專封之咎猶爲興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滅之而楚自復之安足爲德且棄疾本以利動故直略之不復爲文實壹若陳蔡之自紹其國者而不與楚之義嚴矣此卽春秋貴明義不貴明事之效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書葬者爲廬仲討賊之志也志苟不忘復讎雖假手於楚猶蔡討也

亦葬陳靈公之意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也左傳不達乃以僑如爲

魯夫人隱如爲魯晉魯夫人或可通魯晉則尤與內其國之義乖盭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禍重又以在近世合錄名氏也若然秦鍼莒年夷之屬皆得言以近書傳輒發異義者所見之世雖錄小國事事載之亦不勝文縏其特書者要各有主書之義若秦亾母弟莒殺公子假令在所聞限雖可責猶不責今而責之卽是以近書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解詁曰畢竟祭事謹案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穀梁傳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然非卿喪不得以聞擅弓曰衞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太史非卿故也經言有事不

舉祭名者器爲變禮汲本不主義祭與宣八年同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後魏清河王懌曰攝主者攝歛神主而已不暇待敬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繹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嚴森謂大夫聞君之喪不得終祭曾子問固言之矣蓋陰厭而事主之禮畢酳獻而事尸之禮畢故攝主與尸事畢對文以爲節也禮曰士不攝大夫若兄弟宗人爲士者郎不可使攝若同爲大夫同當奔喪又孰相爲攝益知解詁錯誤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獻尸事畢不賓尸也假令當賓尸而閔喪則亦獻尸而已不獻賓兄弟以下也

夏蔡昭吳奔鄭徐彥曰左氏穀梁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董生以爲宿並在畢晉國象也晉厲

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應在春秋後也

秋晉荀吳率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

楚子何以不名解詁曰据誘蔡侯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

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解詁曰以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

戎曼稱子者入昭公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率師滅賁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解詁曰三孛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爲孛異猶問錄之

其言于大辰何解詁曰據北斗言入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解詁曰大火謂心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謹案參伐連體六星故舉伐以統參正猶考工記云熊旗六斿以象伐也北辰亦為大辰解詁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須之意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為孛彗者邪亂之氣埽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謹案劉子政說以星傳曰心大火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解詁曰據於越敗吳于醉李敵也解詁

日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月者畧兩夷謹案左傳時楚人以詐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旋以詐敗楚師而取餘皇歸此所謂敵也河曲之敵兩無勝也長岸之敵兩有負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

何以書据衞陳鄭非二王後記異也何異爾宋火以災書此亦火也曷爲以異書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三國爲衆況王于四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象穀梁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六月邾婁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左傳曰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

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解詁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失其補寫寒温之宜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解詁曰聽治止罪張治曰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與于商臣般者過與故不同爾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壹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解詁曰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謹案書葬者起非實弒也蔡景公亦書葬所以得相起者固弒而代之者般買弒而代之者非止是可以辨矣穀梁傳曰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善乎斯言孝子之至也推止之心過失而

死其父則自不欲復生卽死而天下明之謂由[illegible]
父以死雖死猶未安也死而天下責之謂由弑父
以死是以一朝之過終古蒙惡夫如是而後罪少
可償耳若止者雖不愼其始可謂善其終矣叔武
不欲其兄有殺弟名春秋為之諱殺喜時不欲負
罰有篡名春秋為言復歸推此以說春秋卽此自
責而責之者猶附於樂成賢者之意也且唯止能
自責然後君子赦之不然進藥而藥殺曰非故也
藥誤也甚或曰非藥之誤疾不可為也設有不肯
欲速代其父宜補故寫之宜寫故補之宜寒故溫
之宜溫故寒之亦曰藥誤也疾不可為也是尚可
道乎故止與趙盾加弑似同然止自責則書葬盾
不自責則不書葬此其意甚徵而其辭甚題也左
傳言止奔晉殆避之晉以致國於弟而實哀慕啓
毋以殞其身者也或因彼文迷疑止實秋弑若然
止之弃乃與宋萬同科經必特書而悼公又與宋
閔公同科不得書葬矣為此說者是其心必以加
弑為過苟以加弑為過是必以誤殺父為無罪荀
以誘殺父為無罪卽與于亂臣賊
子之甚書也邪說橫議綠義日晦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解詁曰据始出奔未有言自者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畔也（解詁曰時會盜鄸以奔宋）畔則曷爲不言其畔（解詁曰言畔者當言以如邾婁庶其）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解詁曰諱使若從鄸出奔者故與自南里同文諱案不言以鄸者雖諱也而與自南里同文者乃正起其畔也諱文不諱實諱自爲喜時設會之罪仍不容掩爾）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解詁曰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

主也遂巡而退解詁曰喜時曹伯廬弟謹案左傳爲主于師者蓋喜時也在師中爲喪主也負芻宜公之長庶子宣公卒世子幼使負芻攝主監國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故謂之當主也曹人將討負芻以喜時宜公母弟次宜爲君喜時不受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非謂賢者子孫叶遂無罪此春秋託王義以爲文王之用刑宜在議賢之辟也昔祁奚之論叔向曰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喜時功在社稷一傳而身蹈大辟可無宥乎春秋治趙鞅之嚴也臣道也治公孫會之寬也君道也不發曹無大夫傳者從所見世錄小國例可知春秋撥亂之教以讓爲首君與讓則息兵臣與讓則息貪庶民與讓則息訟故天下莫不亂于爭而治于讓凡經稱讓國者五人叔術前矣日夷喜時並有定國之功叔武又不幸罹于患難春秋沒其事併沒其名而第託他事以見賢子曰泰伯

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彼三公子卽皆有讓之實而不求尸其名者札義雖高顧未能免僚于纂弑之禍猶在三公子之後也乃獨使以名見可以窺君子之論次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解詁曰据立適以長有疾也何疾爾

惡疾也解詁曰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書者惡衛侯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令見殺失親親也謹案注廣言諸疾爾輒之疾則跛屬也有惡疾不立者爲其不可奉宗廟也春秋記事皆爲後王示法常辭立適以長而有衛侯之兄所以起其問發其義卽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疾亦必無廢道經變之制靡不包舉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趙汸曰華向作亂殺公子六人刼宋公取太子爲質見討而出者故書月以異之比于宋萬王子朝佚賊之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解詁曰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譏衆畔臣從刑人情事爲近若漢時作亂者發中都官四徒之意也杜預以南里爲宋城內里名姿說耳左傳曰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嘗考呂氏春秋云楚莊王與師圍宋九月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乃爲却四十里而舍于盧門之闔則盧門去宋城猶四十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者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曰宋獄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解詁曰是役周有篡禍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解詁曰出奔者為東國所篡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解詁曰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

大蒐于昌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解詁曰据天子之居稱京師言不及外也室猶家也景王不能齊其家適庶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也前此頹帶之亂經未忍言至此而世變將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詩三替周以午孟八年始革啟命入春秋至午季一年有繻葛之敗未及丙仲九年而襄王居鄭景王元年實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亂作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其稱王猛何解詁曰据未踰年已葬當稱子當國也景王世子壽蚤卒未有命嗣王崩尹氏黨子朝劉氏單氏黨于猛猛之貴賤不可知然子朝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贊私立少則猛少而又非后之子可知矣春秋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與王子朝同號是猛亦未為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者著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本不當為君於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斷劉子單子何以無貶猛雖不正視朝固有間矣劉

與尹氏別見曲直也稱王猛所以爲當國者春秋以王猛比諸齊小白莒去疾之等猶之詩以王比十五國也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崔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郟鄩也對成周爲西其言入何篡辭也天王入于成周不爲篡此知爲篡者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篡可知也本旬當立故猛爲篡崔彥直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皇亦不月者也居入不月然後知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據天王崩不名郎此爲未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不當名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壽死而旬及正也猛非次當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

前不稱王猛無以見其已立今卒乃還稱之曰王子猛猛立而猶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爲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則明不能辨正

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于周衆乃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覘自湘柄鑿也且經文在叔鞅卒下而彼傳言王寅朔圍郊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解詁曰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於惡附父仇責之淺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衆見篡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 據艾陵言戰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時六國之師爲楚伐吳若偏戰之辭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爲主故不可 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 據鄢之戰可變使伐人者爲主 中國

亦新夷狄也陳蔡新受楚封而率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爲夷楚役亦不可與使爲主解詁曰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解詁曰髡檻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自卒相順也名者從赴辭也生得曰獲徐彥曰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徐彥曰大夫死曰獲者卽此獲陳夏齧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解詁曰据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吳少進也解詁曰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

天王居于狄泉

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解詁曰据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著有天

子也先著敬王之正下言立王子朝乃黜其篡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

尹氏立王子朝解詁曰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謹案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為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正是不成君之辭也

八月乙未地震解詁曰是時猛朝妄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弑僚滅徐故日至三食地為再動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据非若遂有幾道殺恥也前無疾而復今有疾而復恥殺矣董仲舒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致至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奔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

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亾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 再氏者爲舍貰而錄之也公孫于齊舍要季氏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爲怨咎自殺蓋魯之賢大夫也預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善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榮辱其終身者也此春秋綸人之法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鬱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

有鸛鵒來巢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中國國中也鸛鵒不諭齊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者不宜有也宜穴又巢也解詁曰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鸛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為季氏所逐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據贊烝不言又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解詁曰昭公依託上雩生事聚衆欲以逐季氏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謹案祭禮諏日不諏辰詩曰吉日維戊少牢饋食日日用丁己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之先後也雩本不在錄日辰之例故但舉兩辛以見疏數耳穀梁傳曰季者有中之辭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解詁曰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解詁曰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解詁曰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言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解詁曰失

禮成俗不自知也子家駒曰設兩觀解詁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乘大路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木路尚質周祀天以玉路尚文魯郊不敢純與王同故乘殷之路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解詁曰干楯也以朱飾楯戚斧也以玉飾斧大夏夏樂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謹案記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夏舞亦有用干戚者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解詁曰繫馬曰

維縶牛曰婁柔順也謹案此言牛馬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飼己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為之用君必無功即左氏述子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意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弒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解詁曰弔亾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說謹案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解詁曰不善不敢斥齊侯謙言為齊執事之羞再拜顙解詁曰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解詁曰慶賀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解詁曰鈇鑕要斬之罪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解詁曰簞葦器也圓曰簞方曰笥食

卽下所致糗也屈曰朐伸曰脡謹案用四脡者凶禮也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鄉射記曰薦脯用籩五職聘記曰薦脯五職則吉事用脯之數也唯士喪禮及虞禮脯皆四脡國子執壺漿解詁曰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脣飾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朝食曰饔夕食曰餕解詁曰未就未成也糗精也謙不敢斥魯侯故言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社受解詁曰社衣下裳當前者之器謙不敢求索謹案諸侯非見于天子無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國遂同齊臣也故下文高子辭之云辱大禮高子曰有夫不祥夫顓如夫如是之夫言有如是不祥之事君無所辱大禮解詁曰禮臣受君錫荅拜謂之拜命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太卑故曰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祭者重齊賜也不嘗者示失守社稷志不在食景公

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解詁曰腆厚也謹案服器齊所貽昭公以爲旅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以請請魯昭公曰侯受之也此所謂敬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解詁曰不敢當大禮故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言宗廟在魯彿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尚何顏以受賜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

乎從者解詁曰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解詁曰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解詁曰猶曰誰爲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解詁曰噭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諸大夫皆哭解詁曰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解詁曰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幦車覆笭〔音義〕幦與詩淺幭禮然禎豣禎字聲訓並同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譏昭公不知禮之本而威儀文辭是亟故不能以禮爲國致有此辱也〔音義〕與平聲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解詁曰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解詁曰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月者善錄齊侯孫覺曰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爲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爲己得特書其爵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穀梁傳曰公次于揚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解詁曰月者閔公次國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

夏公圍成從內邑不諱例書者凡黨于季氏皆叛邑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鄟陵解詁曰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為大信辭

公至自會居于運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解詁曰據入者篡辭不嫌也解詁曰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為篡故言入者起其難也月者為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詳衆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皋言以居于狄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一不正較然可知也又與下經以王子朝比觀之言以者不正益可知也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敬

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解詁曰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名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黨先誅渠率後治其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運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不舉光弒者從吳無大夫例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與鼻我同義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解詁曰月者爲下出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解詁曰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爲强臣所逐外如晉不見荅後不月者錄始可知

夏四月丙戌鄭伯寗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解詁曰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解詁曰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不月者例時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解詁曰據圍郛之也運非都故曰潰邑曰叛

不曰國之而曰邾之曷爲邾之君存焉爾解詁曰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起訪之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遂潰者季氏誘逐人脅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據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解詁曰閔公遭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劉敞曰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吳滅國至此乃月并爲所見之世錄治小國責章禹不死位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解詁曰時晉侯使荀櫟責季氏不納昭公為此會也季氏負極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婁同例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

文何以無邾婁解詁曰据讀言邾婁謹案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婁解法自連邾婁讀之因以起其義也杜預橫謂是魯史闕文後世有為斷爛朝報之說以廢春秋者預其罪首與

通濫也解詁曰通濫為國故使無所繫謹案通濫義如周書但伻云通殷命有國

之通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解詁曰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覃公子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孝公懿弟顏淫九公子於宮中顏於魯爲妻父因得入宮淫女公子因以納賊弒懿公也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蓋魯公子伯御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孝公時尚未立懿弒則孝當爲君故傳遂以公言之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禮曰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謂於二者科取其一今未知臧氏之母者大夫之妾與士之妻與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解詁曰不離人母子因以誤公

也

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解詁曰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當賞以活公為重也賊至湊公寢而弒之時伯御既弒懿公將弁除孝公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音義愬開成石經作訴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國語所謂宣王伐魯立孝公者也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自是已下並傳所不信聊廣異聞言之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解詁曰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婖叔術所生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

者也（與盱同母異父昆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奇異之味也荀子曰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解詁曰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而盱有餘（解詁曰人父自謂也）叔術覺焉（解詁曰覺悟也知少爭食長必爭國）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所受即濫是也服氏成長義云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賈森謂建國制地要取開方方二十者其積九百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乎豈虞不曉算術抑苟取一時之辨）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能知邾婁之故事者也以上或說失實做）

引其言以正之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豈有稱人國之賢者而所行若此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解詁曰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前故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感兒爭食之事謹案時天子猶言時君也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死義如茂死我君之死解詁曰猶曰何故死者吾天子違生時命而立夏父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解詁曰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耳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假令與邾婁庶其同書則黑弓嫌爲敎人而叔術子孫無專濫之道是絕之也今爲叔術賢故既不欲絕其世不絕則世大夫也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又嫌大夫皆得

世邑其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故使仍與大夫以邑叛者同文而又別之于邾婁則黑弓實大夫與叔術不當絕之義皆可推而知矣蓋叔術雖世為大夫于邾婁原其始本與夏父分國土地人民皆所固有不得反責其專濫為竊邑也解詁日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與滅國繼絕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解詁曰是後昭公死外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解詁曰與取濫為亟諱案公在外而國中取邑肯若無諱然春秋亦不變其常辭者所以存公而正名分也杜預以為昭公取魯邑彼未知齊侯取運唯繫之齊得言取耳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隱如專

魯而公反爲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昧於順逆之甚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

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羊春秋通義卷九終　經傳凡四千八百九十七字

春秋公羊經傳定公第十一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三月

定何以無正月據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眜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首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云爾相承此傳橫着元年春王之下竊以王爲月設春王斷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輒路不知之作抑懟蓋闕之義

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本所以不言卽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卽位之實也定公卽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然三月雖繫執仲幾事其實外執大夫例時徐邈曰改元卽位在于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以謹仲幾也說是

不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解詁曰昭

公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解詁曰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謹案是時昭公之世子衍與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謀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尚未有定屬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解詁曰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于是謹案微辭者意有所託而辭不顯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既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仲幾之罪何不衰城也董仲舒讀傳文如是是衰分之衰顏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卲公讀爲蓑云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本竟作蓑字者誤也定从開成石經作衰

其言于京師何據晉人執衛甯喜不地伯討也解詁曰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伯討則其稱人何解詁曰弟子未解嫌大夫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貶故不稱名氏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解詁曰據伯討實與解詁曰言于京師是也而文不與解詁曰貶稱人是也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解詁曰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謹案不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與弗克納同義成周稱京師者起敬王遂安居東周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

卽位正棺于兩楹之閒然後卽位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閒曾有王禮辟時天子故多雜殷法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而左氏說魯喪殯廟卽殷法也喪自外來當盡始死哀禮故五日而後殯其明日卽位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卽位鄭司農以爲殯之明日此亦所謂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也

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此後師別自爲說謂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也然穀梁傳云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卽位也均稱沈子語而與此傳正相反弟子之易乖其師說如此

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解詁曰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謹案卽位不日者有常日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何言乎有常日正始必以月之朔書曰月正元日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杜元凱曰煬公伯禽子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昭公之出季孫隱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之趙汸曰立煬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菽大豆時獨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解詁曰據無麥苗以災書異大乎災也解詁曰異者所以爲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謹案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解詁曰據桓宮僖宮災不言及兩觀微也解詁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其主觀爲其飾故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實兩觀災延及雉門非雉門災延及兩觀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兩觀先災而後言之稱言有序猶孔父先死而曰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也若然仲子以微不言及兩觀又以微言及者言及而後其微見者加及以絕之也不待言及而其微見者不加及以絕之也何以書記災也此季氏擅廢昭世子之罰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据新延廄不言作脩大也解詁曰天災之當滅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据西宮災復脩不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譏季氏當國不勉務公室之事朝覲重地被災彌五月然後脩之魯雉門如天子應門而兩觀尤非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僭已據事直見矣所謂微辭也解詁曰月者久也當即脩之如諸侯禮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月者正月也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 不月者入春秋來邾婁數伐我侵鄟內亦亟取其邑唯終定公之世二國修禮未嘗相犯故特與大信辭也未踰年稱爵者與其所可與譏其所可譏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解詁曰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雖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率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解詁曰爲不會召陵故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解詁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荅卒爲季氏所逐定公初卽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謹案鹽鐵論曰春秋存君在楚浩油之會書公殆夷狄也彼意似以楚强無信侵之有危爲公危錄此盟蓋會盟與地間有他事又劉子不與盟備此三者合書諸侯例也但葵邱重邱之等不書公及今再言公卽與會于宋再言豹同意故知是殆之也

杞伯戊卒于會不日者與益姑同義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解詁曰月者爲下劉卷卒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我主之也解詁曰劉卷卽上會劉子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劉敞曰何以不言爵畿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謹案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召陵遘疾道卒魯人爲之辯護其喪事與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解詁曰囊瓦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後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謹案戰稱人適可見大夫不敵君意故別貶見其罪於此

晉士鞅衛孔圉率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明內有恩禮故錄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吳何以稱子（解詁曰據滅徐稱國）夷狄也而憂中國（解詁曰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爲蔡故也）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解詁曰挾弓者懷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以干闔廬（解詁曰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讎）闔廬曰士之甚（解詁曰言其似賢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言若使君爲匹夫興師則是虧君之義）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

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解詁曰時北如晉請伐楚因祭河謹案穀梁傳曰用事乎漢左傳亦曰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與師而救蔡若時言如此時也傳主釋經進吳子之意善其救蔡非善其為子胥復讐云爾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讐奈何就舉上子胥辭責其事楚君何不如事父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解詁曰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謹案可也

者亦可也緣孝子言之卽復讐爲愛父緣忠臣言之卽不復讐亦爲善成其父之志子胥適託爰蔡與師得免於恐假令正爲匹夫復讐春秋猶當責之故不與足可之辭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解詁曰子復讐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復讐不除害解詁曰取讐身而已不得兼讐子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朋友相衞而不相迿古之道也解詁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衞不使爲讐所勝迿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謹案已上二事因方論復讐故旁及之

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楚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解詁曰舍其室

因其婦人爲妻蘊案此左傳所謂以班處宮者也反其故俗故不足進然猶日入者成其憂中國之事而以惡楚也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解詁曰時爲蔡新被強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者何據昭五年有越人三十二年云吳伐越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本受中國封號曰越其俗自名曰於越兆言倪而後言小邾婁進之也先言越而後言於越退之也楚莉中國繼之以吳春秋

所不樂言也末復繼之以越

君子尤惡之故深絕而外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隱如之罪重矣比之於鞏是

者也今卒又日者定公之大夫也定公德其立己

而不能正出君之罪則如其恩禮而錄之云爾蓋

惟君臣之大義於鞏遂既明之矣故

於此得施微辭焉此之謂所見異辭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率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率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公侵例月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列數之者各以事往非相

爲副也不各言如晉者其

事不正故其辭不繫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犂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率師圍運

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解詁曰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此春秋之制也謹案春秋之制者君子所託新意損益周制以為後王法若周人尊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春秋親親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成王既殯康王冕服受羣臣朝春秋之義則踰年即位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凡此類非一欲見周禮本得二名但春秋譏之耳而許叔重橫引文武賢臣蘇忿生散宜生為難烏足與議也杜預執以不稱何為闕文名闕一字復何難曉而君子不敢增也何忌自貽末年見經至

此獨一年有兩事取其同爵與名易以相起故就此譏之據論語注子服景伯亦名何忌左傳又謂之子服何或單言何或單言忌蓋時多有此春秋取其單言者爲正焉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再盟皆不月者齊聯衛鄭晉始失伯伯主不信信在諸侯矣

大雩

齊國夏率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侵月者例也至月者爲下曹伯卒出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率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解詁曰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謹案左傳時趙鞅等來救魯也瓦內地

公至自瓦趙汸曰公會外大夫不致此獨以會師致重師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柝卒

晉趙鞅率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率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解詁曰復文公之逆祀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趙汸曰前言躋則後為降後言從則前為逆互文見義謹案躋僖公日從祀先公不日者此陽虎為之也猶立武宮日煬宮不日之法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解詁曰諫不從而去之定

公順祀叛者五人（左傳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此傳云叛者五人虎叛已見下文故略舉其黨即寤也極也不狃也輒也志也傳意明順祀非實得正亦欲辭耳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春秋書之壹若國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察於此可以治公羊之學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解詁曰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解詁曰季氏之治臣為政者）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

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臥而睨之曰睋鍥刻也板饋食器上蓋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解詁曰於是時至乎日若時而出左傳曰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解詁曰爲季孫御謹案臨南臨楚字出姊妹之子也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解詁曰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解詁曰爲季孫車右實衛之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解詁曰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臨南投策而墜之解詁曰策馬檛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

車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解詁曰捶馬銜走音義釋文云駷本又作摗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素動反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解詁曰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然而甲起于琴如解詁曰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左傳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說然猶脫然也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解詁曰時季氏邑至于千乘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孺子謂季桓子丈夫虎自謂也言必不敢追己解詁曰如猶奈也睋而曰彼哉彼哉解詁曰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趣駕解詁曰使疾駕既駕公斂處父率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處父孟氏家臣慬能也自是走之晉寶者

何璋判白解詁曰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弓繡質龜青純解詁曰質拊也純緣也謂緣甲頤也千歲之龜青頤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謹案經未見龜者虎止竊弓璋傳廣言魯所有寶兩明堂位曰封父龜即此也大弓繁弱之弓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足以爲辱得之足以爲重故兩錄之也此陽虎歸之也然可言爲盜所竊不可言爲盜所歸故但舉得之而

巳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趙汸曰外次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晉世主夏盟諸侯宗之王室賴焉及其衰也齊景公不度德量力欲伐之而代與故經不忍言代晉而五氏垂瑕遂係之次屢書之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杜元凱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穀梁傳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

爲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

公至自頰谷

晉趙鞅率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

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解詁曰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

齊人爲是來歸之解詁曰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費郈費皆內邑不聽者

宋樂世心出奔曹音義疏云世字亦作泄按禮記泄柳唐石經亦作世世柳古音通

宋公子池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遬會于蕭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解詁曰辰言暨者明仲佗彊與俱出也謙案宋公文繫於弟不足包下故仲佗再舉宋以明之明年經承此已明即不復言宋仲佗也佗彄起意而辰序上者既加暨又序下嫌辰全無罪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

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解詁曰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既平之後遂終春秋未嘗相犯故特與涖盟同爲大信辭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解詁曰不日月者子無道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率師墮郈墮助曰毀全除之也墮但損之

衛公孟彄率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率師墮費

曷爲率師墮郈率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率師墮郈率師墮費解詁曰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譏案再言三月不違者前据爲中都宰時此据爲司空時也鹽鐵論曰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

雉者何五板而堵解詁曰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五堵而雉解詁曰二百尺謹案韓詩說八尺爲板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又古周禮說三堵爲雉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若然一堵之牆高丈長四丈一雉之牆高三丈長二十丈百雉

而城解詁曰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謹案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墨子曰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若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考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之一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九七里之城其積四十九里爲方九里者五而強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爲大都於侯伯爲中都於公爲小都今三家私邑悉如中都之制不制公室故諷使墮之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二家經曰齊侯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為孟氏不肯墮成故

公至自圍成解詁曰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故危錄之
趙汸曰昭圍成不月異在圍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寅吉射之私邑也寅自國出居其私邑而春秋不言出奔反與彭城曲沃同以入言之者唯君有國臣不專地荀專私邑以叛卽與入公邑同誅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解詁曰據叛與出入惡同以地正國也解詁曰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范武子曰地謂晉陽也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與師以拒二子君爲之逐荀士兩復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

叛言之然書歸者非與使無惡也所以起其叛爲以地正國明雖逐惡人苟無君命不免爲叛歟自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誅壹施之此臣道之大防也後世蕭高宇文之徒猶託名淸君側之惡爲義師者唯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晉趙陽出奔宋 左氏經曰衛趙陽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率師滅頓以頓子

牄歸不別以歸何國者楚主兵可知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

吳子光卒趙汸曰吳楚之君雖卒于外不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解詁曰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脤者何俎

賓也解詁曰賓俎肉也腥曰脤熟曰燔周禮曰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解詁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黃道周曰歸脤而不泉月日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紀紀賜者則不紀爲之紀時焉

衞世子蒯聵出奔宋解詁曰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衞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解詁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杜元凱謂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不書國內常禮省文可知也郎部言公者乃特譏也

城莒父及霄無冬者師說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魯君臣受之三日不朝雖諱而削其事

步繫于冬故去冬以起之史記曰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遺魯君女樂文馬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是受女樂在是冬之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月者爲下郊牛之變錄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爲不言其所食解詁曰據食角漫也解詁曰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曷爲以夏五月郊解詁曰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三卜之運也解詁曰運轉也謹案魯郊本以十月上甲繫牲十二月下辛卜日今爲改卜牛故正月始繫牲更以三月

下辛卜四月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得吉卜乃郊也然失殺牲唯具之正

壬申公薨于高寢穀梁傳曰高寢非正也

鄭軒達率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籧篨

邾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解詁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讓案會葬亦當遣大夫而已異義曰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解詁曰姒氏杞女哀公者即定公之妾子何以

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未踰年未成爲君猶未得遂尊其母晉之未失妾齊於嫡故因其可正者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吳楚主諸夏之象

九月滕子來會葬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可知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解詁日昃日西也易日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

辛巳葬定姒

定姒何以書葬解詁曰據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雖未踰年其義成爲君當得爲其妾母別築宮廟故從廟則書葬之例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虞卒哭既畢然後啟殯也

冬城漆

公羊春秋通義卷十終

經傳凡二千四百六十字

春秋公羊經傳哀公第十二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解詁曰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耳許男者戌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戌復見者自復謹案何氏必知許自復者令諸侯復之當有不與專封文陳蔡為楚所封春秋以自復之辭書之許實自復即不復書足與彼相起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亦以改卜牛故三月下辛始卜郊特此一卜得吉爾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伐
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解詁曰郭沂皆水名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解詁曰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率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難意與陳儀同父有
子子不得有父也以蒯聵對輒言之固父也雖若得有其子之國以蒯聵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衛與蒯聵即蒯聵不得而有衛也解詁曰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

正其義也不貶蒯聵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爲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鄭康成曰蒯聵欲殺母蓋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率師及鄭軒達率師戰于栗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解詁曰畏楚也州來吳所誠趙汸曰蔡既以吳入郢其依吳避楚非得已故得與邢衛同書月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率師圍戚

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率師圍戚伯討也解詁曰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曼姑之義為可距則輒之義不可距文外自見此傳立言之善也蒯聵本靈公所逐曼姑為父距子非為子距父也假令輒以愛父之故委國而去衛人猶當更立長君將遂可悖靈公之命迎蒯聵而君之乎推是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解詁曰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距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靈公廢蒯聵而不廢輒則輒適孫當立者故傳以為有王父之命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解詁曰輒之義不可以距父故但問可立與否曰可其可奈何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解詁曰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謹案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讐其父偃然居位也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爲可立蒯聵無父命必不可立經若惡蒯聵即似與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即似與蒯聵與蒯聵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其義言乎輒使晏姑距父則不可晏姑以靈公逆命距蒯聵則可輒之道雖當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子貢之問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之事故援以爲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詆公羊消助子讐父之說者抑不善讀此傳矣

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此推類及之廣言尊尊之義

夏四月甲午地震占與昭公同哀公孫越事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解詁曰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復立也

曷為不言其復立解詁曰據立武宮言立春秋見者不復見

也一春秋之大法凡主譏者有所託見則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微其義若然經有有事于武宮復言立武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嫌本有武世室其為廟毀復立未明故特見也何以不言

及解詁曰据雉門及兩觀敵也自義率祖則太廟而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故言敵也何以書記災也解詁曰災不宜立

季孫斯叔孫州仇率師城開陽音義釋文云開陽左氏作啟陽開者為漢景帝諱也

宋樂髡率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解詁曰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解詁曰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音義 弑板本誤作殺从閩成石經改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 據文十六年傳文 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本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

賤乎賤者猶爾雅云微乎微者也解詁曰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

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左氏以爲皆弑君之黨然經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則彼未足信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弟子讀經文似晉人執戎曼子爲一事赤歸于楚爲一事疑與赤歸于曹同類故設問云爾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引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爲楚執欲言晉人執戎曼子歸

于楚則醇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嫌若以方伯待晉而以京師比楚故特避之加名以爲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異者正以衛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故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蒲社災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薄社薄與亳音訓並同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今公羊爲蒲字轉寫脫下寸耳書序蒲姑馬融本亦作薄姑而何邵公云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似別有蒲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班其社于諸侯呂氏貴直論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穀梁傳曰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社者封也

其言災何解詁曰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解詁曰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書葬明賊已討不見討文者盜賤不足錄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率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楚子昭卒不書閏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喪數法略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著其禮喪服以年爲節者不數閏以月爲節者數閏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然何氏竟指大功已下數閏釋此傳則非也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齊之臣子寧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云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練是齊之末失雖以年數者閏亦數閏矣

六年春城邾婁葭解詁曰城者取之也諱言取言城與虎牢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益深凡爲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率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

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弒而立者謂繼弒君而立者若宋督弒殤公而立莊公未嘗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弒靈公而立景公未嘗言晉黑臀入于晉之類是也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謂陽生不氏公子為諼也馮黑臀等皆君弒而後復國此則先復國乃以諼弒舍故此特為篡辭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者同罪其為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舍者賤人齊姒之子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

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解詁曰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

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解詁曰教陽生走與之

玉節而走之使詐以使命出防閑稽也周禮有金節竹節此言玉者蓋若龍輔之類也解詁曰奔不書者未命爲嗣謹案子糾來奔亦不書同此例景公死而舍立陳

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也解詁曰于諸其齊人語也除景公

之喪除義如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而練而祥而禫各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此期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左傳有既葬除喪則謂毀廟卒哭去麻服葛而杜預藉以飾其短喪之說尤可嗤疾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

魚菽之祭解詁曰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謹案牲用魚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陳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爲大夫之君服期常即陳恒也漢博士避文帝諱讀常字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不將禮而相過曰化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解詁曰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解詁曰色然驚駭貌闖出頭貌音義闕說文解字引作䫰云暫見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解詁曰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本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逆君之

自是往弑舍解詁曰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于陳乞家然後往弑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為陽生弑舍不書陽生弑者諱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諱衆陽生正舍不正而入于齊為簒辭者舍有父命也此大為臣子防也然比猶加弑陽生不加弑者彼言歸嫌比無惡此言入不嫌陽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别書棄疾弑公子比于下疑弑之罪自有所見也此二經文異而義實同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

宋向巢率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率師侵鄭

晉魏曼多率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解詁曰据當舉入爲重內辭也若使他人然若公伐既歸而使他人入之者然諱不欲公首其惡與須朐同意不嫌觸日入例者下有獲惡明邾婁子益何以名据滅而以歸者乃名經無滅文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解詁曰据獲晉侯言獲內大惡諱也解詁曰故名以起之也謹案外言以歸內言以來別其辭也醇順諱文不舉公至故特辟不言以至而穀梁以爲言來有外習之辭焉非經意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率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據滅而以歸者乃名經無滅文]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解詁曰故名以起之]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解詁曰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

曹故責之譏宋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爲內恥尤深也此同事而異辭所以各見其義彼主責衛滅同姓此主責爲不救同姓之滅直書宋滅則責內意無所託變滅言入乃得起其微辭故曰諱與譏之爲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見不待貶一宋公而後顯所謂見者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爲人所易曉而發人所難知亦猶滅虞言執虞公梁亡不言秦滅勿獨嫌貶宋公之薄也且入國而以其君歸罪固不減於滅矣滅不日者順入文例

吳伐我[不言鄙者近逼城下之辭]

夏齊人取讙及僤[音義]僤音闡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左傳曰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解詁曰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僤既歸邾婁子齊亦還所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解詁曰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爲征不義不爲苟勝而已十三年許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月者諸侯奔有異例也益反國仍爲無道見逐於吳故出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率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

衛公孟𢆶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解詁曰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率師伐陳

吳救陳何休曰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讎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率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率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解詁曰戰不言伐舉伐者爲與伐而不與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武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从貝从武昔伯禽徂征淮夷芻茭餱糧郊遂峙之之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稅畝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

未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

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解詁曰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譏案謂之吳孟子猶言吳之長女特避不稱孟姬耳杜預以為詭託宋姓者非也孟子者皆毋姊妹之稱詩曰齊子由歸可證也

公會吳于橐皋

公皆殯有惑從不書葬已諱故不更沒公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

諸夏之會止于是故不月不致役為大信辭所以揆亂世存中國其猶下泉殷曹匪風終鄶之意與

宋向巢率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蝝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解詁曰蝝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蝝者天不能殺地不能埋自是之後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宗國以亾齊幷于陳氏晉分爲六卿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率師取宋師于嵒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反也解詁曰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

夏許男戌卒失國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何以稱子據橐皋稱國吳主會也吳自是遂雄長列國不可復得抑故稱爵存其實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國語稱黃池之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春秋不欲以吳長晉故不錄其盟唯存會時之次云爾其言及吳子何解詁曰據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會兩伯之辭也解詁曰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爲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醇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解詁曰其實重在吳故言及殊晉者諱而不盈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諸侯不序者序在晉下則仍似外吳常辭兩伯不顯序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幷外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故一切削之但張兩伯辭則諸

侯皆在可知魯說時必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衞驂乘滕薛俠轂而左傳是會有單平公經不書卽其一闕也

楚公子申率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趙汸曰會吳不書至此先會晉侯而後及吳子乃以會晉侯致也

晉魏多率師侵衞

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 解詁曰譏上七年言曼多 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解詁曰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 小謹案世本曰獻子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然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重宋樂祁犂卽謂之樂祁當時多有此比故何忌或言忌曼多或言多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二

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非本二字作名而强刪其一矣

葬許元公

九月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解詁曰指北斗言星名見于旦也解詁曰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家

盜殺陳夏彄夫彄夫之冢未詳

十有二月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非魯國然中所有則孰狩之薪采者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采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麟一角而戴肉音中律呂行中規矩遊必擇處不羣不旅不履生蟲不踐生草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解詁曰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反袂拭面涕沾袍解詁曰袍衣前襟也讓案左傳正義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

之歌其爲非常之歌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增成其說然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絶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爲亂後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康侯謂鐘鼎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和與之際誠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道不行人終老而盡之象也但夫子謙不敢當麟爲己出故但傷麟見非時感而致治方在制作竟絶筆于所感爾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解詁曰噫咄嗟貌祝斷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謹案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據洙水侯之說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有棺無椁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三年間也比年三見傷悼故子深痛之傷亦逆述之矣

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

隱公以來之事祖雖

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逃是以往文獻不足懲失其實故斷自隱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聞者己之所逮聞也至於祖之所逮聞而父受之祖己受之父則所傳聞也世遠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不復讐納鼎歸寶文姜淫泆皆得質言之以立其義稼於所見之世則義有所尊恩有所諱定公受國于季氏不敢名其篡昭公娶同姓不忍斥其惡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大用必託始乎所傳聞之世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辭遠者目言以義始之以仁終之別其世而不亂斯異其辭而不揉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上治隱桓而貶絕之法立下錄定哀而尊親之義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釆毫毛之善譏纖芥之惡凡所以示後王經制者靡不具焉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因而十之周而再之天道浹於上人事備於下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

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情漸裁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肖者易曉亦致治太平之所由基也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解詁曰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言君子豈不樂當世有聖帝知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旣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明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辯穀梁圑固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唯公羊子乎

公羊春秋通義卷十一終 經傳凡二千二十一字

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

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

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唯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于爐火之餘時則有胡母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于朝廷立于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為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為漢

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絀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

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寔本於不言剽立以慤衍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臯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嗚呼是非相淆靡不然矣自有書而梅姚僞之自有禮而鄭王爭之自有易而虞象陳邵之數焦京之五行王弼何晏之浮虛並起而持之往時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毛詩孤行亦旣杜其歧矣顧小序復不信於後世況乃公羊穀梁左邱明並出於周秦之交源於七十

子之黨學者固不得而畸尚而偏詆也雖然古之通
經者首重師法三傳要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卽篤
信一傳斤斤罔敢廢墜其失者猶曰有所受之其得
者固而疏通證明誠可以俟聖人復起而不惑倘將
參而從焉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爲擇善者詎揣量
其智識之所及匪唯謬于聖人且不逮三子者萬分
一逞臆奮筆恐所取者適一傳之所大失所棄者反
一傳之所獨得斯去經意彌遠遠已晉唐以來公羊
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然今之左氏失
其師說久矣漢世謂公羊爲今學左氏爲古學以其

書多古文訓讀賈逵服虔號能明之雖時與此傳牴牾而一字予奪必有意日月名氏詳略必有說大指猶不甚相背杜預始變亂賈服古訓以爲經承舊史史承赴告苟如是因陋就簡整齊冊牘云爾董狐倚相之才偏優爲之而又何貴乎聖人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小序者必待傳而後顯則且等於揚雄之首贊朱子之綱目非自作而自解之不可也聖人之所爲經詞以意立意以詞達雖無三子者之傳方

且揭日月而不晦亙終古而不敝魯之春秋史也君子修之則經也經主義史主事事故繁義故文少而用廣世俗莫知求春秋之義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視聖經竟似左氏記事之標目名存而實亡矣啖趙横興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訾毀三傳率摭拾本例而膚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藴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

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亞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于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于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于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衞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

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逃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衞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怨之弑亹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

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屬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閒特殊異二子于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尚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駮公羊行權之義者盡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呶呶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淳于髡設滑稽之辨欲窮孟子孟子直應之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方將任膠滯庸鄙之見而覬游夏之所不能贊不亦難矣世俗之爲說者曰春秋據事直

書美惡無所避豈不甚明而顧假時月日以為例乎此言非是春秋之事甚簡稱言甚約記戰伐知戰伐而已不知其師之名記盟聘知盟聘而已不知其事之為若乃情狀委曲有同功而異賞亦殊罪而共罰抑揚進退要當隨文各具非可外求但据記事一言終無自尋其抑揚進退之緒誠求諸繫時繫月繫日繫殺之不相襲則其明析有不啻若史傳之論贊者東山趙氏嘗言之曰事以日決者繫日以月決者繫月踰月則繫時此史氏之恒法也東周王室衰微夷狄僭號五等邦君以強弱易周班而伯者之興幾

於改物其災祥禍福之變禮樂政刑之亂必皆有非常之故焉史氏以其三例者一以施之是非得失混淆雖有彼善於此者亦無從見矣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略其以不日為恒則以日為變以日為恒則以不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恒則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恒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

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
今知此者惟汸一人哉摧舉其槩及齊平及鄭平均
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鄭伯姬來歸杞叔
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
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
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侯入曹何以別於
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
隱如之為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
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
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

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于殽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癸巳葬晉文公背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衞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衞甯喜弒其君剽甲午衞侯衎復歸于衞諼弒之迹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衎而非衎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

又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説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絶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慭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媢桓弑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思出謀發慮久已不範于禮義先師言春秋夫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弑君亂國蚤已放流之竄殛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

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名其禍也故貶招于鄬貶翬于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為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疏者不足當絕其位親者不足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翬在所傳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

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與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含賵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槩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

從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
置之罪而以人書不寧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
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
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
郯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経與戎則正言之曰
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絶爾弟未若狄之之顯也故
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
前之接後之睔而蔡之肸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絶而
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也貶絶然後罪惡見者
貶絶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

之要法也楚子虔咳咳然自以為討賊而取絕于春秋何則般之弒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為廬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讐此其比在刺築館譏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為大夫既為大夫即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備矣而又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

諱惡如可諱何以癉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議親者有過是不可議賢者有過是不忍議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譽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英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戍鄭虎牢於下乃可以城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聃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

公孫會見司冦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名陵高泓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衞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亾國之諱亾也其録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夫凡伯以

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
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
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
今左氏舊學湮于征南穀梁本義汨于武子唯此傳
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註疏漢儒授
受之旨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
肓春秋漢議文謚例之等尚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
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醇任傳
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强殊鼻我
于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

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末與輒拒父雋不疑詭引以斷衞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

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删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爲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毋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毋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絶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

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

乾隆卌有八年孟冬甲子裔孫翰林檢討廣森謹言

敘終